



## 浓浓年味踏歌来

辛宇卉

时间的节拍,在不同的时段,是不一样的。进入腊月以来,原先平稳舒缓的时间节奏,突然之间,就加快了速度,变得紧张而急促,如同一首歌曲一样,激昂嘹亮,高潮迭起。

腊月,又有残冬、冰月、涂月、严月、清祀、冬素等多种称谓。古人多么善于想象又浪漫呀,每一个名称,都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和回味。一直对腊月怀有特殊的情感,不仅因为它是红红火火的年的序曲,还因为自己出生在这个月份。不谙世事的年月里,盼过年的急切和盼生日的喜悦叠加在一起,让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温暖生香。

腊月初一欣欣然拉开了迎年的大幕。小时候,进入腊月的这天,总是被母亲派去嘣玉米花,要在寒风中排老长时间的队。听大人说,这一来是要“磨牙”,二来是为“咬灾”。多年以后,回想那磨牙的坚硬,柔软了那么多的日子与期待,而那些“咬灾”的说法,又寄托了多少对来年的美好祝福。

憧憬中的雪总是如期光临,沉寂的乡村被雪装点得神秘而生动,老家的小院里,我们尽情地堆雪人、打雪仗,热腾腾的欢笑声驱散了冬日的严寒。年的味道,一点点开始发酵。

到了腊八,腊月这首歌进入了主歌部分。腊八粥的甜香、腊八蒜的清香、腊八面的醇香,全都汇集在一起,优美的旋律如细流般轻抚心弦,腊月的故事和精彩一点点铺陈开来。

腊八之后,日子的鼓点敲得密集起来。寒假来了,我们早早开始收拾偌大的院落,院子里、屋顶上、鸡窝里、羊圈中……犄角旮旯都不能放过。母亲说,打扫得干净,年后才有好运气。

天寒地冻,万物萧索。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,有一个地方却异常热闹,那就是村里的集市。自从过了腊月二十,天天都有集,身上穿的、炕上铺的、灶上用的……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,因为沾了年的光,喜气洋洋地被人们大包小包拎回家。腊月,也由此进入了高潮迭起的副歌部分。

我喜欢跟着大人,去摩肩接踵的集市上挑选年货。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着,看红彤彤的春联透着喜悦,看活灵活现的生肖画惹人喜爱,新春的气息在冷风中肆意流淌。隔着几十年的风烟,依然能清晰地触摸到那浓浓的年味。

“腊月廿三,灶王爷上了天;腊月廿四,扫刷糊炉子;腊月廿五,杀羊割豆腐;腊月廿七八,城里挂画;腊月廿九,发面蒸馒头。”自小年这天起,日子变成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,既有设置好的内容,又有意料之外的惊喜。

腊月,这曲古老的歌谣,吟唱着忙碌,歌咏着希望。所有的期盼和喜悦,所有的幸福和甜蜜,化作了浓浓的年味,让踏歌而来的春节逐步推向高潮。年味,是腊月里最深的眷恋,也是深情回望时,所有温暖的来处。

## 寒冬里的那抹红

谢小白

冬日的街头总是少不了糖葫芦的身影,这东西很神奇,一年四季都有卖,但只有到了寒冬腊月,你才会格外想吃它。那天落了雪,我裹紧大衣匆匆往家赶,在一路口,却被一抹艳丽的红绊住了脚。是一老者在贩卖糖葫芦,裹满糖浆的山楂球,在白雪的映衬下,愈发晶莹剔透。我买下两串,举着那清冽冽的红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冰天雪地里,宛如举着一簇梅花,心里不禁泛起几许柔情。

说到梅花,就不得不提那年踏雪赏梅的事。那场雪,片片大如鹅毛,纷纷扬扬下足了一天。我和一伙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地穿行于梅园。地上是踩起来“咯吱咯吱”响的积雪,梅树的枝枝杈杈间是冰清玉洁的新雪。就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,梅花傲然绽放,白色的花蕊顶着一点暖黄,丝丝缕缕昂首挺立。很奇怪,它明明那么柔软,却丝毫不惧寒风的料峭,精神抖擞。那嫣红的花瓣,半浸在雪里,雪愈白,它愈红。那尚未绽开的花骨朵也好看,红红的一小团,宛如王维诗里的红豆。如此楚楚动人,梅花注定会成为文人骚客心头的朱砂痣,所以宋代诗人杜耒说: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这一抹红,让朦胧月色,让寂寂寒冬,平添几分诗意。

当年,映着梅花赏月的杜耒,其实还守着另一抹红。诗的前半部分是: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你看,窗外是诗意的红,屋内是

人间烟火的红。守着朋友,围着炉火,清茶盏盏,笑语晏晏,实为寒冬冷夜美事一桩。所以,即使是在取暖设备足够现代化的今天,人们依然眷恋着那炉间一抹红,那飘忽的火苗,红黄暖亮,让人生出想要把冬天过出一团热气的兴致来。

这种感觉,在岁末尤为明显。且去超市逛逛吧,甫一进门就被一团喜庆围住了:红灯笼、红对联、红鞭炮、红袜子……宛如陷进了红色的海洋。再看那些置办年货的人们,来往穿梭于抹抹红色间,喜气洋洋。这一抹抹红,是年,是暖,是火热的心。再去郊外的农家走走吧,那里也有一抹抹红,只是这红更家常朴素罢了。那是老乡们悬挂于屋檐的一串串红辣椒、一提提灯笼柿子、一挂挂腊肉香肠……这些既是吃食,又是乡村大地上亮丽的装饰品。

这一抹抹红,伴随着时间的推移,饱和度愈来愈高,终于在正月的锣鼓声中到达顶点。那噼啪响声之后的一地残红,那家家户户门上的红对联,那儿童手里挑着的红灯笼……让萧索寒冬一下子红火热闹了起来。就是在这一抹抹红中,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,回首,寒冬已过。

若以颜色来形容冬天,多数人的答案会是灰蒙蒙、雪白、土黄……听上去,黯淡居多。但在冬天,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选择红色,靠近红色,让一抹抹诗意的红、烟火的红、乡土的红……点亮寒冬,照亮内心,并努力活成昂扬的红。

岁末年初,站在时光的渡口回望,一年又一年的光阴,如潮水般在生命里翻涌、沉淀,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。每一圈年轮,都镌刻着故事,每一片飘落的日历,都诉说着往昔的情愫。

犹记童年时,一年是一场盛大的循环。春日里,奔跑在田野,追逐着风筝与蝴蝶,风里满是泥土和新绿的清香,那是希望与生机的味道。夏天,于树荫下听蝉鸣阵阵,看池塘里莲叶田田,用自制的网兜捕捉蜻蜓,笑声在炽热的空气中回荡。等到秋天,便跟着大人去收割庄稼,金黄的麦浪、沉甸甸的果实,手中紧握的是土地的馈赠。冬日则围坐在火炉旁,听长辈讲述古老的传说,火光映照着脸庞,温暖了整个寒冬。那时,一年是那样的漫长,充满了无尽的欢乐与新奇,每一个季节都是一场独特的冒险,日子单纯而美好,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,质朴而温润。

后来,步入校园,一年又一年在书声琅琅中度过。清晨,金黄的阳光洒在课桌上,粉笔字写满了黑板,知识的海洋浩瀚无垠,青春的梦想在心底悄然萌芽。考试前的紧张复习,赛场上的奋力拼搏,舞台上的青涩表演,都成为岁月里难忘的印记。

## 一年又一年

安少华



忘的片段。那一本本写满笔记的书本,一张张承载回忆的毕业照,见证了成长的蜕变。从懵懂无知到略通世事,一年年的积累,如同树木一圈圈地生长,逐渐有了自己的方向和力量,向着广阔天空伸展枝丫,渴望触摸更高处的阳光,却也在离别与相聚中,懂得了时光的无情与珍贵。

如今,站在成年的彼岸,一年又一年,似水流年变得仓促而匆忙。城市的霓虹灯下,脚步匆匆,生活被忙碌填满。为了事业操劳,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熬夜加班,方案改了又改,只为追求更好的未来;为了生活琐碎烦恼,柴米油盐酱醋茶,在平淡日子里寻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。那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未来,已经悄然而至;那些一起谈天说地的朋友,如今散落在天涯海角;那些陪伴在身边的亲人,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皱纹。一年又一年,时光像一把温柔又锋利的刀,雕琢着我们,改变着世界。

然而,岁月的流转中,总有一些东西从未改变。家,始终是心灵的港湾,无论走得多远,那盏为你而亮的灯,那桌热气腾腾的饭菜,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慰藉。还有那些对美好的向往,对梦想的执着,即便在现实的泥沼中挣扎,也依然闪烁着微弱却坚定的光。就像寒冬里的梅,在冰天雪地中绽放,迎接每一年的新生。

一年又一年,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泅渡,看过繁花似锦,也历经风雨坎坷。回首处,有欢笑,有泪水,有失去,有收获。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每一个年份都是独特的诗篇,每一段经历都是生命的馈赠。未来的日子里,愿我们怀揣热爱,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,在一年又一年的轮回里,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,让生命熠熠生辉,不负这似水年华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